

合校水經注

合 技 水 經 道

水經注卷五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河水

官本日案二字原本訛在經文又東上近刻又增河水五三字表目案朱趙作河水三下有漯水二字

又東過平縣北

官本日案平下原本及近刻竝衍陰字今考上言過平陰清水來注此不得言過平陰湛水來

注明矣後人習見平陰罕見平因而妄加然湛水入河在鄧不在平縣故城之東道元于河水逕平縣故城北下即云又東澳水入焉于湛水云斯乃澳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間關也可證此經本作平縣案朱作河水又東過平陰縣北趙改又東至鄧四字刊誤曰全氏云九字與上卷清水條複出當是衍文易以又東至鄧四字在此以注中有洛陽西北四十二里故鄧鄉之語及湛水篇注可參證也

湛水從北來注之

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

官本日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考河陽臨平洛陽

皆在平陰之東平縣之西不得與經文淆紊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

春秋經書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侯執衛侯歸于京師

朱侯

下有而字趙刪刊
誤曰而字衍文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執衛

侯是會也晉侯召襄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

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狩地服虔賈逵

曰河陽溫也班固漢書地理志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
官本曰案

山松原本及近刻竝訛作一崧字今改正後同
案朱訛趙

改釋曰一清案通鑑晉紀吳國內史袁崧胡三省曰袁崧當

作袁山松此本晉書列傳耳案傳袁山松有名無字
諸本亦有作崧者豈山松即崧之字而以字行者耶 晉太康

地道記十三州志河陽別縣非溫邑也
官本曰案河陽故城在今孟縣西三十五

里溫故城在今溫縣西南
漢高帝六年封陳涓為侯國王莽

三十里是以道元辯之

之河亭也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郭緣生述征記

曰踐土今治坂城
官本曰案治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治下同

南而踐土在今滎澤縣西北王宮城之內故道元辯其非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治坂魏書作治坂亦作野坂宋書王鎮

惡傳云索虜野坂戍主黑弼公 是名異春秋焉非也 朱趙無遊騎在芒上是也野治音同 也字

今河北見者河陽城故縣也在治坂西北蓋晉之溫地故羣

儒有溫之論矣魏土地記曰治坂城舊名漢祖渡城險固南

臨孟津河 朱趙有洛陽西北四十二里故鄧鄉矣十二字官本移入上卷末 河水右逕臨平

亭北 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近刻右訛作又 案朱訛經訛又趙改注不改又刊誤日八字是注

混作 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河水又

東逕洛陽縣北 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日九字是注混作經 河

之南岸有一 朱作二箋曰宋本一作一趙改一 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津水二

渚分屬之也 官本日案近刻脫津字屬訛作爲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日水上落津字名勝志引此文校

增爲全氏校改屬 上舊有河平侯祠祠前有碑今不知所在郭頌世

語曰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

尾在中渚河平侯祠即斯祠也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官本

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以上注文記河之西來所逕至此即上經文所謂又東過平縣北也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地理志河南有漢武平縣括地志平縣故城在濟州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

帝元朔三年封濟北貞王子劉遂為侯國趙釋曰沈氏曰漢表作濟北式王子

此從史表又史表貞王子十一人其五人漢表以為式王子莫可考也王莽之所謂治平矣俗

謂之小平也有高祖講武場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

郎府徙諸徒隸府戶官本日案徒近刻訛作從案并羽林

虎賁領隊防之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孫校曰公羊穀

梁經僖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左傳作首夷齊之歌所

止杜注首止衛地陳畱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夷齊之歌所

以曰登彼西山矣朱趙作夷齊之歌所矣曰登彼西山趙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宋本作夷齊之歌所

以曰登彼西山矣案本文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竝是後

自通無庸假宋本改作

以日登...
自通無庸假宋本改作

漢河南尹廣陵陳導雒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官本日案近刻

脫原字案朱脫趙增刊誤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趙釋曰全

氏曰案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蔡邕作夷齊廟碑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處士平陽蘇騰字元成夢陟首陽有神馬

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夢陟上聞詔使者登山升祠天尋雨是即善長所云事具其碑也然是平陽非平原考洪氏隸

釋所引則又有周公廟魏氏起玄武觀于芒垂張景陽玄武是平原

觀賦所謂高樓特起竦峙昭曉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

飈也朝廷又朱作有箋曰當作又古通用趙改又置冰室于斯阜室內有冰井

春秋左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常以十二月採冰于河津之

隘峽石之阿北陰之中即邠詩二之日鑿冰沖沖矣而內于

井室所謂納于凌陰者也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

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

鬪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

臨之辰則決禽敵

官本日案決近刻訛作秩改祗刊誤曰箋曰秩疑誤案集韻秩祭有

案朱作秩趙

次也亦作祗

是以壘資其名矣河水于

朱趙作至趙刊誤曰箋曰至謝作由一作於案至字

義

長斯有盟津之曰論衡曰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逆

流

官本日案逆近刻訛作疾朱作疾箋曰當作逆趙改逆

案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

畢除中流白魚入于舟燔以告天

官本日案燔近刻訛作燬案朱趙作燬

與八

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

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

孫校曰唐志偃師有故富平津

晉陽秋曰杜預造河橋于富平津

官本日案近刻脫河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橋上

落河字何焯校增

所謂造舟為梁也又謂之為陶河

官本日案為近刻作曰案朱

趙作

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

朱作將許箋曰魏志云帝將幸許趙增幸字

試樓船覆于陶河謂此也昔禹治洪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

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及子朝篡位與敬

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于河上

將賣之則變而為石及敬王位定得玉者獻之復為玉也河

水又東溴水入焉官本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訛經作涇趙改注不改涇刊誤曰八字是注混山海經曰和

作經孫校曰溴水出濟原縣琮山俗呼白澗水

山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

焉朱作五典箋曰山海合而北流注于河其陽多蒼趙作玉

吉神泰逢司之是于萑山之陽朱同箋曰山海經作是好居

出入有光呂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萑山遇大風

雨迷惑入于民室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為即東首陽山也蓋

是山之殊目矣今于首陽東山無水以應之當是今古世懸

川域改狀矣

趙釋曰全氏曰案魏書地形志曰武德郡溫縣有貝水予謂善長尚未能詳貝水之顛末則地

形志所言亦襲舊文書之耳竊疑是溴梁之溴水而誤為沮字蓋溴水正流入河支流入濟適當溫原之地善長偶有不照遽引山經之言滑突了之而云無水以應川域改狀則不識沮水之為誤文也趙刊誤曰箋曰一作或山川改狀案依

本文昔帝堯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于首山而遵河

渚官本日案遵近刻訛有五老遊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

期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翻為流星而升于昴即于此也朱箋

日論語比考識曰堯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

金泥玉檢書成知我者重瞳又東濟水注焉官本日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

竝訛作經今考此即後注內所謂今濟水自溫縣入河者也

案朱訛經濟作沛趙改注改沛刊誤曰箋曰孫云沛水當作沛水案六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沛水源出濟源縣王屋山既見而伏東出濟源縣有東西二源出流至溫縣南入

汜水境又南
十里入河

又東過鞏縣北

孫校曰地理志河南縣有鞏東周所居元和郡縣志鞏縣黃河西自偃師界流入

河水于此有五社渡為五社津

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章懷註引水經注曰五社津一名

土社津蓋異名也

建武元年朱鮪遣持節使者賈彊討難將軍蘇茂

將三萬人從五社津渡攻溫馮異遣校尉與寇恂合擊之大

敗追至河上生擒萬餘人投河而死者數千人縣北有山臨

河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城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城寰宇記引此文作河即所謂直穴有渚也

謂之崆原

邱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

官本曰案近刻脫淮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後漢書光武帝紀章懷注引此文作潛通淮浦張衡東京賦王鮪岫居辭綜注云山有穴曰岫長老言王鮪從南方來出

此穴中入河水是也

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

曰鱸鯉王鮪春暮來遊

官本曰案近刻脫春字

案朱脫趙作暮春刊誤曰大河賦作暮春來遊

禮記月令季春
薦鮪於寢廟

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佗處則無故河自鮪

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

候周師即是處矣

官本日案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處也二字刊誤日即是下落處也二字禹

貢錐指引此文校增

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

洛水于鞏縣

官本日案近刻縣下衍而字案朱衍趙刪說見下

東逕洛汭

官本日案近刻脫逕

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日寰字記引此文衍而字東下有逕字

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

口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河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洛案朱訛趙改刊誤日洛水入河洛字

誤當

清濁異流曠焉殊別應瑒靈河賦曰資靈川之遐源

官本

日案靈近刻訛作虛案朱訛趙改說見下

出崑崙之神邱涉津洛之阪泉

官本日案

阪近刻訛作峻日原賦虛作靈峻

案朱作峻箋作阪趙改阪

播九道于中州者也

又東過成皋縣北孫校曰成皋故城在汜水西北濟水從北來注之

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皋縣南官本日案皋近刻訛作高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高

當作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皋分河官本日案河下

近刻衍水字案朱衍河水右逕黃馬坂北官本日案此入

趙刪刊誤曰水字衍文並訛作經近刻右訛作又案朱訛經訛又謂之黃馬關孫

趙改注不改又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登之去楊駿作書與洛中故人處也朱箋曰晉書云武帝崩

室怨望天下憤然駿自知素無美望乃徵高士孫登遺以布

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研研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後駿果敗

死於馬廄河水又東逕旋門坂北官本日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

日九字是今成皋西大坂者也升陟此坂而東趣成皋也曹

注混作經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皋之旋門者也河水又

東逕成皋大伾山下官本日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刊誤曰箋曰孫云案史記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在衛州黎陽南張揖云今成皋非也案孫汝澄所稱史記括地志即是史記夏本紀張守節正義所引之括地志也唐書藝文志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蘇勛撰以大伾為黎陽東山其言發於臣瓚漢書音義而秦書述之箋說祇據史記註文然不云正義而云爾雅曰山一成謂史記括地志則繆矣十字是注混作經

之伾許慎呂忱等竝以為邱一成也孔安國以為再成曰伾

亦或以為地名非也尙書禹貢曰過洛汭至大伾者也鄭康

成曰地喉也沈朱作流箋曰宋本作沈趙改沈出伾際矣官本日案此句之下近刻衍然則大

伾四字案朱趙有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沈之水與滎播澤出入

自此然則大伾即是山矣趙釋曰禹貢錐指曰鄭玄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

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又曰辭士龍

曰大伾山許慎說文今黎陽之黎山是其說不始於臣瓚矣今案伾𪔐二字說文俱無伾字下引詩以車伾伾𪔐字下云

邱再成者與孔傳同並無辭所稱語慎有五經異義或出其
中然宋時此書已亡辭何由見且鄭康成生於慎後張揖三
國魏人可見漢魏時未有指黎山為大伾者實臣瓚倡之鄺
元猶不從從瓚自穎達始此後人勝前人處辭所稱疑是徐
錯說文繫傳語出楚金誤為叔重耳又云大伾山在汜縣西
一里有大澗九曲一名九曲山西去洛口裁四十里非禹貢
之大伾

山明甚 **伾北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今濟水自溫**
縣入河 官本日案濟近刻訛作沛案朱作沛趙改沛 **不于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

官本日案溝近刻訛作濟 **即濟沈之故瀆矣** 官本日案

朱作濟箋曰舊本作溝趙改溝 **濟水於武德入河南直成皋今汜水河陰之界是也其後由**

溫縣入河則南直鞏縣所謂津渠勢改不與昔同者也今其

故道盡陷河中濟水唯從枝津之合渙水者至孟縣東南入

河南直孟津縣其流益短矣由 **成皋縣之故城在伾上** 官本

大禹而來濟入河之道凡再變 **近刻脫城在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之故下落 **城在二字下文注云遂城虎牢葢修故耳可證也** **縈帶伾**
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

巖邑也號叔死焉即東號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

侯會于戚朱作戚箋曰左傳作戚趙改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

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于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

于朱作乎趙改刊誤曰箋曰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

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官本日案捕近刻作擒命之為柙畜之東

號官本日案近刻訛作虞案朱趙作虞趙釋曰全氏曰案東虞漢志師古注作東號是也元和志引此文作東隅

是曰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為關漢乃縣之

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岩岩孤上朱趙作岩岩趙

刊誤曰箋曰當作岩岩案沈名蓀云詩岩之華即今凌霄花也附木而上最能高矣岩岩孤上義取象斯無可疑者漸江

水注云岩岩孤危是其詞例也景明中言之壽春路值茲邑升眺清遠勢盡

川陸羈途遊至有傷深情河水南對玉門官本日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 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于是處也門
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

東對臨河側岸有土穴魏攻北司州刺史髦德祖于虎牢官本

曰案北司州近刻訛作此同州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

此宋本作宋案此同二字當作北司宋書州郡志云武帝北

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少帝景平初司州復

沒北虜文帝元嘉末僑立於汝南尋亦省廢云云是當時以

治虎牢者為北司州而僑置汝南者為南司州魏書地形志

以宋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復設之司州為南司州故道

元以劉武王所置治虎牢者為北司州也又梁書夏侯夔傳

大通二年詔改魏郢州為北司州以夔為刺史梁大通二年

魏孝昌四年也此道元身後之事所不及知也若朱氏以

此為宋殆未審北字之義耳且又不釋同州之譌何居 戰

經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容防捍

潛作地道取井余頃因公至彼故往尋之其穴處猶存河水

又東合汜水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

趙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汜水在成皋故城東
縣西一里出鞏縣玉仙山北流逕古嶠關東入河 水南出浮